

篇
篇
好
看

好

小说 ②

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 编

看

Nice-Looking
Novel

好看小说就是好看小说，
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好看，
篇篇耐读，它能使你不忍释卷，
恨不得一口气读完，
它也能让你
在床前灯下细细品尝，
久久回味……

珠海出版社

目 录

拿什么理由原谅自己..... 陈 冲 (1)

港商汤家驹回到大陆自己那面临窘境的公司，想重整旗鼓大干一场。远离家室的他在做生意的同时，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取舍轻重。公司的部门经理们在他鞍前马后效劳罢却一个个感到心力交瘁，陆续准备辞职而去。此时，汤老板才感到聚拢人气是多么的重要。同时，他也悟到了小老板做事、大老板做人的这个朴素道理。

黄金搭档 周建新 (63)

全国有名的黄金富矿区，老书记调走后，新领导班子中的书记和镇长，一个是内行，一个是外行，镇长想把书记整倒，自己当一把手。于是，故事一环一环地展开了：税收、银行贷款、送礼、告状、调查、隔离，甚至法轮功.....最终人人都有惊无险，各自得到了想要的东西。只有一个人很悲观，他是县委书记。县委书记为啥很悲观呢？

嫁 接 于 卓 (98)

接待科的未婚女孩吕子楠怀孕了，肚子里的孩子却找不到爹，这事儿在局机关成了爆炸性新闻，各色人等陷入莫名的恐慌和兴奋之中，主任、局长们行动起来，为这个“孩子他爹”费尽了心机，结局出人意料——“孩儿他爹”被找出来了吗？

寻找失踪的市长夫人 傅爱毛 (149)

市长夫人哪里去了？市长夫人做“鸡”了，被公安人员在宾馆的床上当场捉住，并且在电视上曝了光，随后，市长夫人就失踪了。有人说市长夫人在做“鸡”前就被市长抛弃了；有人说自己和市长夫人睡过；有人说市长夫人进了疯人院；有人说市长夫人死了；有人说市长夫人嫁给了一个农民……总之，市长夫人的失踪让人们众说纷纭，那么市长夫人到底在哪儿呢？

秋菊开会

——《秋菊打官司》续篇 陈源斌 (177)

这是张艺谋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的续篇。

“秋菊”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。当上了代表的“秋菊”提出并希望解决他们王桥村和林场一场历时十年的纠纷。然而，这桩看似简单的纠纷在官场各种微妙的关系中复杂起来。问题到了县里、省里甚至全国人代会，却依然不了了之，可认死理的“秋菊”依然要讨说法，她不但一根筋非要找到姚省长，而且在她又一次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时胆大包天告了“御状”……

县级夫人 何 申 (227)

男人当道，女人当家；男人在外当官，女人在家管官。

“夫人外交”在麻将牌和饭桌之间如鱼得水，而吃错了药的男人们几乎就快成了“女儿身”……

麦子长在田里 燕华君 (274)

凭良心说，村长最喜欢抓的是计划生育工作。说起来理由有两条，一是妇女主任是村委会惟一的女人，二是搞计划生育的妇女主任往往很有情趣。人家是怎么说的？村长睡妇女主任，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天仙配哪！村长跟妇女主任的关系，举个例子：村长在村委会后面的露天茅坑上

厕所，快解决的时候，喊一声：“主任哪，送纸来！”妇女主任赶紧送纸，还不能怕臭。

父亲最后的敬礼

——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续篇之二

..... 石钟山 (289)

此小说是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的续篇：父亲离休了，但是整个身心都是陷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无论是已经牺牲了的，还是现在还活着的战友，都让他牵肠挂肚，他常常睡到半夜，突然翻身坐起，喊出某个战友的名字。这时，他的警卫员小伍子再一次走进了他的生命，于是，已经离休了的父亲又被激活了。父亲的儿子终于理解了父亲，决定给父亲写一部大书。

映山红 包光寒 (333)

旧上海淑女米彤在阴差阳错间当上了国民党的一名女兵。表面上看生活一切正常，可正常的下面有着怎样的真实呢？同性间的暧昧情感，长官对女兵们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占有与摧残，让她们暗无天日，也让我们牵肠挂肚。对米彤来说，有什么可以支撑她活下去呢？米彤开始寻找一种绝望中的爱情.....

港商汤家驹回到大陆自己那面临窘境的公司，想重整旗鼓大干一场。远离家室的他在做生意的同时，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取舍轻重。公司的部门经理们在他鞍前马后效劳罢却一个个感到心力交瘁，陆续准备辞职而去。此时，汤老板才感到聚拢人气是多么的重要。同时，他也悟到了小老板做事、大老板做人的这个朴素道理。

拿什么理由原谅自己

► 陈 冲

—

阿丽直到最后时刻才进入候机区。汤家驹看着她急忙忙朝登机口走去，然后背影就在登机口里面消失了。汤家驹转过身来，一边朝休息厅走去，一边掏出手机，按下手机拨号键时，那个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在一个空位坐下，那女人随后也在信道对面一个空位坐下。于是他记起，当他和阿丽在候机楼二层咖啡厅盘桓时，这女人在他周围出现过。虽然当时没有特别注意，但现在他对此毫不怀疑。他对自己的观察力很自信。手机里有了接通信号，他就把手机放下来，略等片刻又按了断开键。李世荣来自河北、山西交界处一个山区农村，人很正直，但有些小气，对自己那部档次并不很高的手机珍爱异常，总是放在极稳妥的所在，掏起来便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汤家驹打李世荣的手机，总是拨两次。等待时，他瞟了那女人一眼。虽然她正朝大厅入口方向看，没有目光相遇之虞，但瞟一眼足够了。那是个蛮年轻、蛮漂亮、

身材气质俱佳的女人。于是他有了一个判断：她在他附近两度出现，可能有些缘故。他对自己的判断力同样自信。如果说在咖啡厅时她还不想让他注意到，那么现在，在这个没有多少人的区域，她公然坐在对面，就是有意引起他的注意了。

他按了重拨键。等他把手机举到耳边时，那边已经说话了：“我李世荣。是汤老板吧？”

很默契。这位人事部门经理也知道，打他手机拨两次的，必是汤老板。

“招聘的事怎么样了？”汤家驹平和地问。

“差不多了……”

“说得准确些！”声音并没有提高，语气里却有了一些威严。

“是这样汤老板，应聘的人很踊跃，我们公司很具吸引力啦，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来挑选。我想让你更加满意一些。”

“这样很好，”口气非常和缓了，“一定要选最优秀的。对了，如果确实优秀，可以比原定计划多招一些。我是爱才如命思贤若渴呀！”

“汤老板的一贯想法，跟我们讲过多次了。”

“那么财务总监的人选怎样？这可是最重要的！”

“这个嘛，要稍微一点点不乐观。”李世荣常用这种广式表达，又常在这种表达中犯语法错误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是这样汤老板，现在已经收下的应聘书一共八份，第一轮筛选下来，有三位比较优秀，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，综合条件接近，但是我觉得与汤老板的期望，都还有些距离。”

汤家驹没说话，脸色有些阴沉。无意间眼角的余光一瞥，发现对面的女人正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他一向自称可以一心四用，虽然和李世荣的通话很重要，一心二用还是毫无问题。何况这第二用只是观察，根本不必动脑子作判断。

“汤老板，”那边对他的沉默立刻有了感觉，“千军易得，一

将难求啊！”

“话虽如此，求不得这一将，你给我招一堆兵卒马弁有什么用？不是说深圳的高级人才市场藏龙卧虎吗？”

“是这样汤老板，还有个情况……”

“哎呀，你会不会一口气把话说完？”

“是这样汤老板，一小时前来了一位应聘的，北方口音，交了求职材料，填了表，但是不肯做笔试答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说在他的求职经历中，从来没做过这种东西。”

“他把我们的试卷叫‘这种东西’？用你们大陆的话说，很牛呀！”这话刚出口，眼角余光已经瞥见对面的女人飞快把目光移过来，眼神中有五分惊讶，外加两分惊喜。

“汤老板多次叮嘱，对一些桀骜不驯人士要格外注意，所以我又劝说了一下，说这个答卷只是个参考，不是很重要，但是你一定要做一做。我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，你既然想来我们公司工作，就应该遵守我们公司的规定啦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等我成了贵公司的员工以后，一定模范地遵守公司规定。”

汤家驹爆发出一串又脆又爽的轻笑，同时发现对面的女人眉毛一扬，也绽出一个微笑。那笑很会心，也很阳光，让他觉得眼前一亮，心头一暖。

“很漂亮的回答呀！后来呢？”

“没有后来了汤老板，说完这话他就走了。”

“你就这样让他走了？噢，且慢，就是说他的求职材料还在？”

“在。我想这种材料他们都会复印很多……”

“他的应聘表格呢？”

“差一点点让我撕掉。”

“差一点点？你差一点点炒了自己的鱿鱼！现在你立刻把表 and 材料全部传真过来，直接传到我的办公室，听明白没有？全部！立刻！”

他按了断开键，但没有立刻把手机从耳边移开。他有点儿愣神。这个拒答试卷的应聘者，是个装模作样的绣花枕头，还是确有真才实学？公司正处在一个生死关头，他下定了决心来一次大换血。这需要他慧眼识珠，知人善任。这时传来一阵沉闷的隆隆声，一架客机正在起飞。没有确切的根据，不过他相信这就是那架飞香港的班机，他的太太就坐在上面。在香港慈善界，汤任丽寒相当有名气，也相当有人气。他知道她是博爱基金会的干事，而干事们轮流“上班”，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做两个月义工。他想像不出这种不领薪饷的服务，靠什么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和惩戒机制，却眼见得太太做得非常敬业，而且胜任愉快。他的了解到此为止。按他们夫妻间的约定，她不过问他公司里的事，他也不管她的慈善义举。今天算是个例外，航班季节性改点，他们忽略了，早到了一个来小时，就去二楼喝咖啡。或许是环境的变化，和将有两个月的小别，他们都产生了一种温馨平和的感觉，在随意的闲聊中，倾吐了一些各自的烦恼。她说到香港市民的多疑，对于捐来内地的善款的发放，总是一百个不放心，而内地又确实不像别处，很难把监督一直跟进到底，再作出令人信服的报告，让捐献者们相信，每张每张人民币，确实都发到了灾民手里。汤家驹也简略说到公司面临的困境，尤其是其中制约全局的资金短缺，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，把方方面面无数根弦都绷得很紧，万一哪根弦断了，局面就很难收拾了。对了，想起来了，大概就是说到这些时，那个女人似乎站在他的侧后……

就在他记起这个，同时把手机从耳边移开的时候，他看见对面的女人站了起来，又径直朝他走来，在三码以外站住，点点头，说：

“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能借您的手机用一下吗？”

很悦耳的嗓音，很纯正的普通话。同时她指了一下他拿在手上的手机。这个动作通常会让人觉得不大礼貌，有一种“别说你没有”的暗示，而且这样地指指戳戳，会显得粗鲁。但是她“指”得恰到好处。一种极自然的随意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暗示这不过是熟人之间常有的来往。她的动作和姿态则显得很优雅，甚至有点儿高贵。当然，汤家驹是个大方人，没有这些，他也不会拒绝这种与人方便，不过有了这些，他出手时竟是一种巴不得的感觉。

他递上手机，说：“请随使用。”

她嫣然一笑接过：“不，只几句话。”一面开始按号码键，“您的手机真够派儿，我那个呢，说没电就没电。”

他没有接这个话。再好的手机，电池用完了总归打不出去的。他多少有点献殷勤地指指她的身后：“小姐，你的手袋。”

她的手袋还放在她刚才坐过的座位上。她一旋身，看了看，又转过来——姿态典雅而婀娜。“没关系的，”她说，然后就把手机从耳边移开，按了断开键，“真恶心，那边不在服务区。”说着就把手机递过来。

“要不要再试试？”

“不，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”她把手机又往前送了送，交到他的手里，“谢谢您啦。能不能请教一下先生贵姓？”

“不客气，免贵姓汤。”

“噢，是汤老板。幸会。我叫温佩佩。再见。”

微微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她离去的背影摇摇曳曳，那步态很像是T型台上的猫步。不过汤家驹知道她肯定不是服装模特。她虽然体态苗条修长，但肩膀不够宽。不过这些想法都只是在汤家驹的脑海中一掠而过。他从不长时间地“欣赏”任何事物。“欣赏”需要在事物之外，而他只习惯置身于事物之中。他是个很实际的人，而这只不过是一次偶然的邂逅。即使后来，他为这一邂逅暗自庆幸过，又跌足痛悔过，他庆幸和懊恼的都是一次邂逅，

而不是被某个女人盯上了，然后自己上了当。

何况他的公司正处在困境，处在一种不死不活和要死不活的状态。

二

汤家驹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，望着展开在他面前的一片海湾。他喜欢站在这里想事情，因为那开阔的视野让他胸襟敞开，思路拓展。不过他此刻的心情仍然有些郁闷。海湾对面偏右一点，是本市的一片开发区，他的公司在那里有一间工厂。虽然W市的工厂大得多，二期工程完工以后，规模比这儿要大出不止三倍，但他的公司原是靠这间工厂打江山创基业的，而且至今也是他下属三间工厂中运转得最可靠的。他把公司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江有朋派到那里坐镇，就是希望那里不要发生任何事，使他可以集中精力，解决使公司走出困境的大事。送走太太从机场回来，李世荣的传真已经发过来了，可是内容比他预期的要少得多。还没有看到一半，江有朋的电话来了。首先是一个很讨厌的消息，说通达运输公司的老板阎盛，带来了两部十吨大卡车，一前一后横在了工厂大门口，扬言今天不清欠款，谁也别指望还有明天了。然后便是一通牢骚，说他江某人是管生产的副总，不该、也不会处置这类狗皮醜糟的烂事。汤家驹只得好言相劝，同时也更坚定了想法：赶紧招聘一位才能过人的财务总监，实在是当务之急。可是，当他把传真过来的材料翻阅一遍之后，心里仍是极不踏实的感觉。这个叫沈一钧的确实与众不同；别人恨不得把中学时当过一回三好学生，做过班级文体干事之类都写进履历，沈一钧的材料却格外地简约。当然，在几家港资、合资公司做过财务总监的经历，让汤家驹颇为心动，但这个沈一钧在哪里都做不长，没有超过一年的。一般的求职者遇到这种情况，常会加一个“自动辞职”一类的说明，而沈一钧对此却不置一词，好

像并不在意会不会有人理解为被炒了鱿鱼。这倒是给人一种自信的感觉，但同时也让人不怎么放心。他可能是个干才，也可能是个骗子。要在两者之中作个选择，又觉得选哪个都根据不足。他不想失去一个机会，也不想上当受骗。于是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，拨了李世荣的手机。挂断之后，重拨之前，他斟酌了一下细节。他让李世荣尽快安排和沈一钧通一次电话。“就说我们公司的汤总想和你直接聊聊。”他加重语气强调了其中的“汤总”和“聊聊”。电话由我打过去，他说，另外你务必问一问沈先生有没有座机电话，免得两边付费。“你想得真周到呀汤老板。”远在深圳的李世荣，答应“我立刻就办”之后，很真诚地加了一句。

汤家驹稍稍有一点得意。这类由下属用真诚的语气说出来的恭维话，他听得太多了。他不以为然，也不以为意。他不认为这就是阿谀奉承，但也不把它真当成赞扬。大体上，这不证明自己做得很好，多数时候却可以证明没有太做错。他本来可以把这种比较好的心情多保持一段时间，偏偏这时江有朋又来了电话，让他的心情立刻变坏了。而且，紧接着又是好几个电话，中间几乎毫无间隔。他的心情就随着这些电话，钟摆似的荡来荡去。

江有朋的电话还是为阎盛，但在通话过程中，这件事本身却几乎被他那滔滔不绝的牢骚所湮没。阎盛的事让他窝火，江有朋的牢骚则无异于火上浇油。但汤家驹还得忍着。阎盛的事，是自己没道理。说良心话，他很同情阎盛。近两年来，他一再拖欠通达运输公司的运费，累计已经超出二百万。通达是一家私营企业。汤家驹拖欠运费，阎盛就只好拖欠手下员工和司机们的工资。今年春节前，司机们急了，闯进阎盛的写字间，把他们的老板揍了一顿。据说当时阎盛蛮硬气，不还手不挣扎不喊叫，任凭人家打。这倒让司机们有点为难，打了不到五分钟就住了手。阎盛摇摇晃晃站立起来，问了声：“不打了？”又摇摇晃晃走出去，自己走到马路边上，打了一辆的士，去了医院。过后，他从医院传话给司机们：不能按时给大家发薪水，是我对不起大家，该

打。想另谋高就的，按合同照发遣散费，只不过还得过段时间。愿意留下的，该怎样还怎样，阎某人好歹想法子让大家体体面面过个年，以后阎某若有时来运转之日，决忘不了肯与阎某共渡难关的弟兄。他把自己的宅子卖了，给大家补发了部分工资。因为急着出手，宅子卖得很吃亏，但此举却大得人心，搬家的时候，包括打过他的司机们都来帮忙。汤家驹对阎盛这一手很是佩服，所以两个月前，当阎盛断然拒绝继续给华锐公司运货时，汤家驹不仅没生气，反倒在“宜风楼”请了阎盛一顿海鲜。他说阎老板的难处我完全理解，等公司头寸有了松动，送货的业务还是你阎老板的。阎盛也说，汤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，我也了解过，汤老板不是有钱不给，是真没钱。敬过一杯酒，又说，话说回来，以你汤老板五六个亿的身家，断断续续打发我三十万二十万的，怎么就做不到？你得找个真正能帮你理财的好手，不能只替你把钱管住，得能替你把头寸盘活。虽然阎盛接着赶紧声明这是酒后之言，白说说罢了，汤家驹心中还是认同的。也是在几分酒力之下，便慨然承诺，两个月之内，我好赖先还你二十万到三十万。如今两个月的期限已经过了十多天，承诺放了空炮，人家来要账，无话可说。虽然开来大卡车堵工厂的大门，做法过激，但汤家驹自己也是当老板的，能够体谅其中多少也有做给下面看的意思。所以他再三叮嘱江有朋：务必要多说好话。江有朋究竟怎样说的，电话里无法细问。江有朋自己讲，说的好话能装满一大集装箱，他也相信。江有朋是他从台湾聘来的；台湾的这类高层白领，大多既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老板的吩咐，又能在一定的范围内灵活变通。但台湾人也有台湾人的短处。江有朋说，好话说得再多也没用，阎盛就是不肯走。汤家驹说，再耐心一点，继续说好话，他终归会走的。于是就引出江有朋的一通牢骚。他说，我是给你汤老板做事领薪水的，没挣着给阎老板低声下气的钱。诸如此类的话，听得汤家驹心头蹿火，又只能压着。按说，管生产的主管，的确不管应付债主讨债。虽然把他派到工厂坐镇，他也不

会有“一把手”的意识。不像W市的段少华，虽然并未进入公司领导层，只是W市分部总经理，可是公司在W市的所有事务，他都很自然地认为责无旁贷，就连公司在那边申请的贷款，交给他具体运作，他也就跑前跑后，少不得在银行信贷员面前说好话赔笑脸低声下气。为这些，他决不会像江有朋一样发牢骚，虽然他的薪水只是江有朋的一半，在汤老板心目中的位置也不如江有朋。汤家驹一面叮嘱江有朋耐心，一面却发现自己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。

“把电话交给阎老板，”他说，“我和他讲几句。”

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是仍然带有牢骚的语气：“汤老板出面，自然再好不过。迟些我给你们接通电话。我不会像大陆员工那样，当着客户的面打这种电话。”

偏见！挂断电话，汤家驹心中不快。就事论事，原是他自己失察，没有细想随口说了把电话交给阎盛。其实任何下属，如果当着相关客户的面打这种电话，都是自敲饭碗。他手下的高中层主管，“两岸三地”的人都有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如何知人善任，是他汤家驹的事。他多次讲过，他不允许他们之间以己之长攻人之短。更何况刚才江有朋所“攻”，还是人家并不存在的“短”。讲归讲，此类令人不快的事仍时有发生。

正想着，电话来了。以为是江有朋安排的和阎盛通话，却是李世荣打来的。论办事，还是李世荣手脚快。

“我已经和沈一钧联系过了，”李世荣的口气略带点卖弄，“沈一钧开头还有点情绪，说他原以为那个求职申请已经不算数了。直到听我再三介绍我们汤老板求贤若渴，特别是听说汤老板要亲自跟他通话，他已经显得很有兴趣了。”

“好，你跟他约定通话时间了吗？”

“是这样汤老板，他说他正要见几位在深圳的朋友，你来他往的，不如由他抽空给你挂电话。我把你的手机号给了他，可是他还要一个你办公室的座机号。想想没什么要紧，我就自作主

张给了他。”

这样的结果，按说应该满意了，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。他原来安排的种种细节，全被对方改变了。电话将由对方打过来，打到他办公室的座机上。看重细节的汤家驹，一听李世荣说到这个就明白了：座机有区号，手机没有。这样对方就能确定是在和 S 市的某人通话，不会是在深圳临时安排的赝品。看来沈一钧也很看重细节，而且考虑得——至少这一次——比自己还要周到。

在汤家驹看来，对细节的敏感是一种基本素质。迄今他还没有遇到过，至少是没有承认过，他的某一个下属在基本素质上超出自己。或许那个时刻到了？当年在美国“历练”时，他发现不少美国老板愿意聘用素质高于自己的职业人士，而香港却不然。来大陆创业以后，他听说了大陆对这种现象有个妙喻：“武大郎开店”。稍后他进一步了解到，这比喻主要是针对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说的，民营企业更愿意聘用亲戚和老乡。十几年过去了，香港的情况没有明显的改变，显赫的依然是家族，一些大亨的姓氏名号路人皆知，但一般市民很少了解他们拥有的企业和品牌。这使得一些顶尖的精英纷纷到别处寻求发展。大陆的变化却很大。那些使用亲戚和老乡的“乡镇企业家”，不是灰飞烟灭，就是回归“小本经营”，从市面上销声匿迹。未被淘汰的是那些敢于割断亲情乡情的人。例如通达运输公司的阎盛，为了打发那些“追随者”，用了两年的时间，和将近他一半身家的遣散费，最后还是落下一身骂名，弄得他不敢回老家祭祖扫墓。在各种“公家”单位里，副手强于主管的现象越来越多了。一方面，他们的人事遴选方式，使一些“稳妥型”干部更容易成为“一把手”；另一方面，大陆确实出现了一个职业经理人队伍，而且其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都很快。理念上，汤家驹早有思想准备，巴不得赶紧延揽几个高手来辅佐自己，只是事到临头，想到下属比自己更能干，心里还是有些不自在。

不过，沈一钧究竟是不是高手，尚有待证明。他已经有了几个设想，来验证沈一钧是否确有真才实学。

恰好这时铃声就响了。

一声铃没响完，汤家驹已经话筒在手了：“你好，我是汤家驹。”

“汤老板呀！我是……”

“噢，阎老板。”并没有把失望带到语气里，而且“老板”二字的语调恰到好处，既示人以平等相待，又略带三分居高临下。

“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点小事，竟然惊动汤老板。只是江总……”

“没错，江总转达的正是我的意思。阎老板啊，两个月付你二十万，是我当面答应过的，到期未付，是我不对。阎老板要兴师问罪，就该找我汤某人，你跟江有朋纠缠不清有什么意思？他是管生产的，又不管钱，能给你开支票？我看这样吧，把你那两辆十吨大卡开进市里，停在我公司门口，然后你找间咖啡厅……”

“汤老板取笑了。我再吃几颗熊心豹胆，也不敢做这种无礼之事。”

汤家驹突然发出一阵很开心大笑：“想起来了想起来了，是我疏忽了，你那种货运大卡车进不了市区。”

阎盛没有笑。他等汤家驹笑完，才不软不硬地说：“我也是不得已啊，还请汤老板体谅我们小本经营的苦衷。”

两个老板，大小有别，但各有特点。阎老板知道汤老板是制造气氛的高手，汤老板也深知阎老板不为气氛左右的定力。没有钱，给不了真正实在的东西，起码也得给几句听上去“实在”的话。

“阎老板，”汤家驹口气一正说，“还记得那次在宜风楼的话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我想忘都不敢忘啊。那次是你汤老板拍着胸脯答

应，说两个月之内……”

“不是不是，我是说阎老板给我的金玉良言！当时我作出承诺，也正是痛感阎老板的话切中肯綮。稍稍遗憾的是，用的时间多了一点。真正的理财高手，确实不好找啊！”

“汤老板真要找，终归能找到的……”

“这正是我要和阎老板沟通的呀。皇天有眼，我已经请到了一位新财务总监，马上就能到任。好不容易从深圳的高级人才招聘会上请到的，叫沈一钧……”

“等等汤老板，你说他叫沈一钧？”

“没错，沈一钧。阎老板认识？”

“不认识，听说过。”

“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：“这样吧，既然沈总要来，我就再等上二十天。不过还得汤老板发句话，请沈总直接处理我们通达的账。”

这是个意料之外的结果。为了打发阎盛，汤家驹打了一个“提前量”。按他的理念，这不算说谎。把尚未实现的事，当作已经实现的事来讲，是谈判中常用的技巧。他根本没想到谈判的终点会落在这儿。计划当中，这只是一个大弯子的开头，绕到最后，应该落在这样的终点上：一切等新财务总监来了再说。现在没人管这个事呀。你们大陆的理念，是“一把手”管全面，也就是什么都管。可是按我们的理念，财务是很专业的，很独立的。我这个老板，可以审定计划，也可以换总监，但是钱怎么花，账怎么做，是不能瞎三话四的……说穿了，无非是先让阎盛赶紧把那两部大卡车开走，不要总堵着工厂的大门。这种事有损公司的声誉。新总监接任以后，能不能还账，就由他去处理了；至于他是沈一钧还是另外的张三李四，根本无关紧要。没想到阎盛竟认上了沈一钧。那么，一旦新总监到任却不是沈一钧，阎盛那里就会有麻烦。解释一下并不难，问题是又放了一记空炮。当年华锐